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百七十一

特進臣魏徵上

劉弘

皇甫誕陶模劉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陁

楊善會

獨孤盛

元文都

盧林

劉子翊

堯石素

陳善意 張季琦 蔡賢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  
 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  
 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桀比干竭節於商辛由  
 崩斷解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遠漢之紀信變布魯之同雄  
 秘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  
 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於乎非夫內懷鐵石之  
 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  
 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自柏疾風勁  
 且千歲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



有所庶幾故擬採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真亭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既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遲世遠其將席毗掠徐兗勸兵非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獲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以城中百餘日殺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帶及剥樹皮而食之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棄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隨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

名遷持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其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諒為并州摠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摠管司馬摠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摠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



屢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執系寇手而雅志弥厲遂潛與事  
徒據城抗拒眾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  
無逸嗣無逸尋為涇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  
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左武衛將軍初漢王  
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摸繫時令劾劄並拔  
節不從

陶摸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  
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摸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  
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為  
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  
軍吏進曰若不斬摸何以壓眾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  
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  
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劾劄字積善河東浦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劄仁壽中

繫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彌掠其資產而臨  
以兵劄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  
署為代州摠管司馬劄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  
可不然當斬劄答曰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  
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  
甚執視劄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揚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  
因而大敗劄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於陽宮代州長史柳銓  
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漢  
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字楚容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真藏位至太守  
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  
歷三司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三司諱為  
揚州摠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嗣位遷  
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五年道監軍拜朝請



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象其獄述時責傳  
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  
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各身責已以勸事君  
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逾急仍以狀劾之帝言元公正賜  
服一襲九年春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方謂元曰獨天隸  
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地城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  
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身公荷  
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  
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境未就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  
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  
音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其節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  
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七陽郡太守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  
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

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  
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諱為并州摠管盛選  
屬以慈明為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  
夏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為伊吾  
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  
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  
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洛  
追兵擊密山至寧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  
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  
將下今欲率四方之眾問罪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  
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異其後改厚加  
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  
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  
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



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詈  
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  
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  
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怙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元推  
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悅先  
在東都王元推密忱亦在軍中元推是如負父屍極詣東都身不  
自送未幾又盛化燭納室待論醜之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襄以  
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  
之加開府之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  
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  
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  
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  
不責也明年賊帥王溥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

不利須陁發兵拒之溥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代  
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溥眾大潰  
乘勝斬首數千級溥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  
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  
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溥復北  
戰連豆子虜賊孫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眾十餘萬攻章丘須陁  
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龍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  
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  
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  
子河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  
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去  
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  
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  
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



韓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才  
友衆將十萬屯於躡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  
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脫等衆各萬計  
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  
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視阿須陁  
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帥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  
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程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榮  
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  
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  
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  
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  
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  
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  
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摠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

楊善會字劭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  
爲郿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  
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虜成  
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  
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  
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軍  
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  
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  
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  
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  
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  
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  
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  
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頗與決戰賊乃退



肥遠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幸招集餘賞  
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  
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  
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鬪  
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龍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  
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  
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  
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  
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於是害之青  
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上柱國指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  
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  
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  
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

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  
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  
曰武節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兒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  
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司為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  
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為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  
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  
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官詔文都與達津等  
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  
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  
將軍攝右武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  
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與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  
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  
計文都與文都領御史大夫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小



軍一米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表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伺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赦文都歸罪司空伺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伺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伺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伺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與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勳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

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嘗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為侍衛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暮報其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在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降其本重是以今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支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

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平服既有之



身其曰與其三省令二百其義我其明令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  
人者為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  
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即  
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後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後也妻是不  
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引之  
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  
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也後之人  
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  
長沙人王慈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慈於內國見  
生子昌慈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  
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  
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之伊  
為子枯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  
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

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  
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  
之情仗義者仗為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  
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  
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肉血若如  
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  
暮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  
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  
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  
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  
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兼用不殊禮律可  
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我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  
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祀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  
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日本父



乎何直父之後而論禮言善君其首善復君于  
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列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  
已見之曰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  
所用亦別善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曹  
云其父所善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論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  
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亦矣斯不然矣今位敢違禮乖今侮聖于  
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也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衙節非於明  
世疆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稟奏貴從子相  
之議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其有當守  
舉擢授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相為之辯析多出眾人意亦  
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相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今子  
相為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首運為賊吳基子所虜子相說之因  
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相弗信  
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相不從羣賊執子相至臨川城下

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相反其言於是見書時年七十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  
遷鷹鳥擊手即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  
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  
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  
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啜咽通  
亦泣下露於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專執力如  
此卿當早降以取官賞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  
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  
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赴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  
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斬而退時圍其急行幸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鵝尾  
論事勢浮之黃河冰沫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三個月  
定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當遣行人勞苦之



武備將軍皇甫暉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  
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帛待以死君妻卒無降心其妻又三城下  
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以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  
死不易母言及國家未常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  
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  
日以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  
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  
食眾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  
右所害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  
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子蘇威嘗欲殺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  
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

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  
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  
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  
日紊長吏多賦汙孝意清節彌勵發茲摘伏動若有神吏民稱  
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  
與武貴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轉  
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築黠為  
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不敢異志  
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  
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母遣使江都道路隔絕音無報命孝意亦知  
帝必不反且暮向詔勅庫俯伏涕泣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  
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開皇  
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建請至



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詳見百姓驚駭  
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  
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  
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授軍至賊遂退走以功  
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李珣少慷慨有志  
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  
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李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  
克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李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  
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居  
穴處李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李  
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李珣令拜密李珣曰  
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  
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  
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

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  
者賢之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  
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規賊為厚所獲厚令贊  
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  
官軍規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宣分  
旦暮禽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城員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  
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  
之莫不流涕扼腕號氣益倍北海卒戶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  
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  
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  
重於大山生以理人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  
大節不天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立感李密反形



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  
就菹醢之誅以殉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  
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陞善會溫序之風子用  
松贊路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隋書七十二

特進臣魏劭上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頌

楊慶

郭雋

田翼

紐回

劉仕雋

郎方貴

崔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  
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  
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  
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  
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  
以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也



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  
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在台輔爵列三侯祿積重  
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  
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  
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  
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負土成  
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  
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  
彭城王浹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當  
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  
弟孝義摠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  
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

官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吏部郎中周武平  
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  
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迺將為亂彥師微知之遂委  
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辱年  
尚書左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  
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  
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  
卒官

日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  
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上聞而嘉之遣負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  
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下  
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宿  
如武方何以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錢二百匹米百石復下



詔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中官

薛濬字道贖刑部尚書內陽公曾之從祖弟也父瑛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龍巖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既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篋瓢晚生早孤

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耜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幾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皆屬靡甲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負氣摧魂者也既而瘡巨疊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歲維爾操履貞和哭罷業詳敏允膺列宿勤寒克克克及講私艱奄從毀飾嘉爾誠孝感于朕懷真醇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念禮而有靈歎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



胡僧誚宅乞食濟世怖而告之僧曰此乃見之吉應且是兒也早  
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  
於四十二六十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頌少  
倣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  
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  
絕聲毀瘡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  
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胃  
府封虬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  
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登夜  
濟力戰被傷攻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  
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  
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歸取已

而悲衣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  
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頌盡淚而答之曰其爲帝王  
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  
請具盤鉢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髮並不壞具  
木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君  
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  
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  
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慙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其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守  
官時年五十二弟頌見文學傳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文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  
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  
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  
喪



五十一石內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宅勞問之持書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僕王諒為并州牧嘗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息暴刺翼謂中毒遂親嘗惡父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細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其上回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百葉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其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

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劉仕雋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搦方貴臂折至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十人其父死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為墳盛冬不衣



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  
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為介州長  
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為校書郎仍直內  
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  
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  
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  
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中  
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縷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  
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詰其  
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彰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長末之  
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宜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時有勅  
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

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  
德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  
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弃尸城下德  
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誦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禮  
子崇官令德侶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  
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嘆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擗沐  
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  
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  
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  
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  
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眾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  
見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望孝肅所平論之為孝肅



月冠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  
畫工圖其形像構廟買之而定省焉朝望享祭養母至老數十年  
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身  
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縷毀瘠骨立祖父母父  
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  
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為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  
側弈葉稱孝焉

吏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出  
第屋之下而彥師道蹟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  
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  
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德侶義感興王亦足  
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  
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八 晉

隋書七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郭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  
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  
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  
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  
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于祀聲芳  
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  
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  
化之而食思萬前王然不敷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



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崩  
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網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  
漁彊於利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  
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慾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  
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  
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  
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  
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  
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  
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嘗與  
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  
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  
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

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  
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  
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  
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年華  
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  
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  
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  
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  
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疑遠布政岐  
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墮之  
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  
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嘗  
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齊  
真之合亮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部部



帝任人參議許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詰之責其不  
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  
臣自今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  
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  
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咲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  
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  
唯技巧商賈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所  
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  
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  
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譁訟情事  
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  
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  
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  
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

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  
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  
十贈冀定青瀾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  
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傳  
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  
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  
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  
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  
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  
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兖州刺史河陽侯屬高氏重權  
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髻亂遂被腐刑給使殿省  
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  
召叔略左右尋受都督龍襄爵爲侯大夫卒于文讓也文



引為中...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時憲素有  
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  
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  
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  
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  
迴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迴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  
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  
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  
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  
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賢  
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涕泣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為司農凡  
所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使  
者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

為上所親委高頴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  
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  
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  
久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  
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  
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  
求名意者非機枉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誠在州四年考績  
運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  
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  
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饒軌授而飲  
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生爽為原州  
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具



吏聞之... 撫後數年遷破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因...  
壽州摠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  
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  
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沈深有  
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  
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  
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  
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  
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  
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  
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  
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  
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

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今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效也...  
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  
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  
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會國委  
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  
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  
上大怒恭懿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  
論者于今寃之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  
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其所  
撰益時人稱為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  
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  
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  
免



後征人女，疾症者景茂撤減俸，得為鴈，彌湯，身月，  
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  
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  
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  
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脩身，老已老，宿不虧，作牧化人，聲  
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義同三司，  
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使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軍，扇  
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埋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  
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  
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  
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  
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  
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

言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羨，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羨  
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  
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儒講  
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  
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  
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詔常奉  
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  
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盡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  
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  
孝美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  
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  
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  
奉養之，高祖聞之，賜食，於是悉差。」



請之曰死生由命不開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其子  
卧其間若言相漆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  
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  
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  
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成盡方還大廳受領  
新訟皆不立文案遺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廳須禁  
者公美我即宿聽事終不還問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  
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  
而心自安之罪人間之成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問父老遽  
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  
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黃前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晉仁  
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  
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

續捨暎銜之及煬帝即位楊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侍郎因言公  
義之短晉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  
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貴郎將從征至柳  
城郡卒時六十二子駙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  
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五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  
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儉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  
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  
天下勸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  
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  
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胡美悅服蜀王秀之  
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  
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



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拜員外郎  
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  
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郭肅等二人對帝  
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  
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吏卒無離  
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編素於州  
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  
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  
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  
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  
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  
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定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  
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漭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  
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  
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軍士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  
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  
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權伽為雅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仲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  
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  
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賦賄所在徵徵下不堪命  
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為大治  
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  
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  
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水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



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名  
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  
陶圍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實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  
詣關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  
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齊杜敷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  
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而居  
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  
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  
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  
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  
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

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再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時有櫟陽令勃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今弘農劉熾俱有  
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賊奸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  
繫囚為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  
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  
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彦光等皆以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  
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  
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  
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  
既往之一旨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散去官妻子不瞻趙軌秩滿  
酌水餞離清矣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特進 魏徵上

庾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

弟弘昇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常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爾吞舟大蠹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女娼以救時弊肆奉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為力斤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所吏者所在獲罪



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間遭運時來  
其福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懷然居其  
下者視之如蛇蝎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也  
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管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  
無禁茲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  
盧狄士文代人也祖于齊左丞相父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  
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傳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  
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  
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  
子寧拜貝州刺史性情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  
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  
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  
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  
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

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  
勇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摘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  
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  
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  
捉梟梟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  
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與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  
猛獸音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  
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  
悉望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嬪有邑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  
妻覽妻鄭氏性妬諧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  
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媻以為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為御  
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



周標漢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  
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大  
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  
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開府徙為庭州刺史改封泉  
縣公高祖惣百揆尉迺作亂鄴城從帝幸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  
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惣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  
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  
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  
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管寧五十其所愛  
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袵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  
立捧殺之或察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  
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  
誅噉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

所譴除名為百姓式慙志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  
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  
妻子又奪而奔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  
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外用大人何能  
久乎乃至於此式欬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闕上知  
之以式為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惣管平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偏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仁周  
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  
禪進位大將軍封洛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  
功拜上柱國遷青州惣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  
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  
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觀特加勞勉  
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  
之及以為行軍惣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



揚吳八共立蕭獻為主阻兵於晉陵為守  
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獻敗走為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  
校揚州總管尋徵為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為行軍總管屯幽  
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  
不惶懼曰失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  
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筓  
榘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  
過將搥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  
邪撻榘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  
而淫之負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  
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駭子何敢弄  
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庶皆雖不滿十  
然一口之由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  
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

龍驤驍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賊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  
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靡暴有督力周齊  
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  
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  
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為徵伯中大夫王謙  
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卿督  
兵出戰前後二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  
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  
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  
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一言人戰慄無  
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  
時塞北威輿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堂撻其胷  
劉士



世之... 夫啟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 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預相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羸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百萬計突厥悉眾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預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啟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啟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

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諡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奮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孝謹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鄒國公韋孝寬經略淮水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督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

雙命以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東



以別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  
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  
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破鄴城迴嘗  
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盛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  
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逼亂不許信  
厚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徑口而自  
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  
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  
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  
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韋襄  
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讙言氣聞其聲莫  
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瑛來朝上以弘度為  
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瑛叔父嚴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  
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

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惠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  
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  
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  
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  
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  
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  
之比曰云鼈美弘度於是大罵曰備汝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  
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  
蓋為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  
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閉  
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  
弘度憂恙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  
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謂弘昇家弘度  
使使者曰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



責履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  
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  
軍宿衛十餘年以勤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感屬之故  
待遇愈隆遷襄州摠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其  
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  
衛大將軍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八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  
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  
州摠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摠管  
長史于時燕榮為摠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  
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暴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  
酢灌鼻或採犬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  
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濟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

船諸州役丁苦其極楚官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膏以  
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  
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征遼東會於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  
至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立感者代王諱遣使  
執之送行在所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  
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  
州司馬煬帝嗣位擢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相山郡丞有一人  
蒙指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慮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責之  
因令左右刺木為大椽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椽合其人  
心於木椽下縛四支於小椽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  
互相視懼氣又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者  
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違違者  
復囚於也而焚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



文同以爲果以惡報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  
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  
而大恚遣使者達美善意馳錄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憐人剖其  
指尋其肉而啜之斯須成盡

史臣曰神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  
資德刑互設然崇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  
未聞道德之衰變及忍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  
惡不悔鮮有不及致其身要罪戮或丁憂恙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  
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  
掃墓而望喪乎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 儒林

隋書七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蕭詵 包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王孝籍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魯世達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  
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  
世或并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  
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  
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  
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  
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既且夫太和之後盛修文  
教擢紳碩學濟濟盈朝繼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  
非尚也尚此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



凡學國左傳則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居易地真  
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  
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  
矣爰自漢魏碩學多精通遠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  
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耳然曩之彌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  
於力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  
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  
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  
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  
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  
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在朝不一將三百年  
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  
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

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齋  
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止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  
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  
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  
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閒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  
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  
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  
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  
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議疏摺紳咸師宗之既而  
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  
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  
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埋沒於煨塵矣  
後進之上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承承不



學者將植不字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右有國有  
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  
此篇云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又被誅奔  
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  
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  
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  
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司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  
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  
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  
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綰百  
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  
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  
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

講肆安遂引古今帶義以難善及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曰是有  
隙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鷹隼蘇威怯懦元胄  
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以  
善之言為煩游說深責善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  
年六十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涇州刺史父靈輔周涇州刺史彥  
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  
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未草  
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制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  
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等議制明武時歷職典  
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送突厥皇后還  
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  
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  
將軍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等所



以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  
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  
多貢珍玩唯彦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  
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彦之又  
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  
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  
刺史平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悅其子平官諡曰  
宣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  
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衛氏令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八開遂家郟縣事梁武陵王紀  
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  
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  
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口東  
至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咨亦有雋才任青楊

卷安佳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咨其見  
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  
儒者平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駁曰帝嘗四  
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  
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  
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  
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  
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  
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  
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其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  
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言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誦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



王之意須抑屈必曰首郎署之官人。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  
於朝通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曰。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  
使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  
愆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  
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  
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  
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  
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  
謗譏之言出矣伏願廣加巡訪勿使朋黨路開厥德自任有國之  
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  
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  
官員極多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  
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  
尊之則爲將軍卑之則爲傭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

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摠領  
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寔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  
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  
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  
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胡尺稱七  
年方使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過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  
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  
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轉轉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  
誇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  
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  
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安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  
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  
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



後上令安考定鍾律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曰蕤聲二曰正聲夫蕤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  
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賊其官壞角  
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  
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  
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  
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蕤聲以亂溺而不止獲雜子女不  
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  
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  
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  
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

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戚童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  
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  
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  
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  
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六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  
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  
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  
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  
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  
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  
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



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生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儻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儻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天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老且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反訪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儻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儻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

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受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巾拂四舞先是大常所傳宗廟雅樂屢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為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大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官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南齊書肅者梁郡臨邑王恢之孫也少封侯梁州陷與何妥同



至長安世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蓋魯夏禮所禮  
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  
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禮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  
咸爲當時所貴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  
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  
人爲宗正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  
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  
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  
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  
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  
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於寇  
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下國子生通一經

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禿祭酒元善怪  
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  
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  
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跡輒爲  
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  
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今式高祖  
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  
暉遠進白臣聞竊窈窕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  
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贈賻甚  
厚贈賻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議辯  
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  
光與張仲讓孔籠實上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  
時人處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上榮尋病死仲



讓未幾告歸鄉里者書十卷目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  
立象事州縣列上其狀貢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  
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  
講禮成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大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  
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深咸共推服  
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  
博開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  
有終焉之志以疾卒于家時年七十二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  
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授詩  
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熊安  
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  
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  
州博士刺史趙明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

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負外將軍  
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君平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  
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  
祭酒元善博士蕭詠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  
崔暄等於國子共論古今帶義前賢所不通者毋升座論難鋒起  
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  
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  
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請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  
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西晉馬王身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等  
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取  
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  
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  
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  
無能出其右者然焯抱不曠又高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



謂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由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立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俄真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其禮之炫雖編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遂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自周禮

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二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選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執仗為門衛儀而釋之典校書焯因擬屈辱上居為監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暮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焯殿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改嫁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才不限適庶



與古處異何降之有人之責者多矣近觀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車開皇二十九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大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及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隋皇之末國家所成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炆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炆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炆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其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炆著論以為不可弘音從之諸郡置學官及詠外給廩皆發自於炆弘嘗從容問炆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炆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置本其事何由炆對曰齊氏立

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母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炆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炆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其來業余豈敢仰均先達賤咲後昆徒以日迫祭榆天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嗟死朝露埋魂朝野親故莫一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曾臆貽及行蕭傳示州里使夫將東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館髮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唾棄未嘗加從學念明師所矜覆楚弗之及暨乎敦叔邦族交



結生處造物輕身之人後已言在幼弱樂於長者愛及者數接  
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冥適心事方違內省生  
乎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  
兄所饒夙摺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  
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又執城  
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實啓于啓  
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  
齊鑣驥騄比翼鷄鳴整綱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  
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漏方盡大臺已嗟退  
反物服歸骸故里既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固  
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  
蹈先儒之逸軌傷重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辭謬修撰始畢事  
適成天違人願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  
不傳於身後銜恨只堪嘆是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

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  
為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  
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  
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  
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  
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  
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  
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  
禮疏一百卷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  
疏二十卷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南齊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



義孝杜氏七十餘事妻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  
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  
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  
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痛以  
盡整瘡膚則申且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別痛苦難以安  
貧窮易為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鏖脂膏糜理之間風雷侵骨隨安  
可齟舌絨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  
公動哀矜之色開寬格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  
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離復山川不  
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  
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  
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慶員不索官貢禹  
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之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

寒暑連隔關山超遠齧臂為期前途通遼尚聞之三皇朝已勤謝  
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測秋疾甚乎厲鬼人  
生異夫金石皆現且散恐筮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  
玉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鬚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  
未曾聞薛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藉引亦同埋殞  
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已夫不世出者至難之君也  
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  
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  
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刑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金鳥之首居  
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感憚而為知其所  
解天官或不稱其能士或去申其屈天竊議語深天下勞不見圖  
安能無望僅病未及死枉還克念許窮秋之簞屨當憐憂之詞託志  
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虧精塵  
刊



弘亦知大有學業而音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住尚書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味聲後眉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輝遠榮伯之徒焉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累徒千百或服曷乘軒見重明時寔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藉甚當年產之數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備爽神情暗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為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博學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焯學實通儒學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蹟索隱不遺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正生知時不我與或纒登於下士或饋弃於溝壑惜矣子真言死生有命當其在天天之所與者取明所不與者貴任上聖且信不免焯其如奈何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隋書七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臻

王頌

崔儵

諸葛穎

孫萬壽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

弟正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軼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既皇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



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  
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  
人文縟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  
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  
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  
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  
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又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  
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  
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二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  
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為  
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  
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

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  
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  
逮平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  
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  
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  
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  
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  
有本傳論而敘之其藩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情或才高而  
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摭之於此為文學傳云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為  
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簪以為  
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  
爰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今畿伯下大夫高



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頌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蜋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代

王頌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

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頌所爲而頌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頌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叅軍王其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頌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頌之計也頌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葑澤將戰頌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頌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三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音爲所禽楊素求頌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



儵字岐叔清河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龐西辛真源同志友善母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女縱娶其女爲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儵儵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音罷座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諱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閑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道後見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閱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萬壽字仙朝言都武強人也且實魏散騎常侍父靈揮齊國子



卅七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  
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  
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  
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穴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  
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  
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  
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  
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  
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  
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  
恒負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  
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  
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  
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嘗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  
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拔除臨霸岸供帳出東郊宜城  
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  
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  
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矜帶鄉  
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鷺鳴斷  
絕心難續愴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鄰骨故鄉情若值南飛鴻時  
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為當時之所吟請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  
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  
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  
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  
行於世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  
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誦讀為娛



開皇初任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  
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  
美王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  
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循冥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  
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  
清露想攝衛收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  
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  
作優遊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潘屏自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  
歌攀桂摘詞眷言高趣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棄之應劉置  
醴闕申穆昔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  
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樓連衡必懷寶迷邦相茲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宜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  
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  
客禮待之朝夕遺問安不又索文集白荅謝曰屬賴德仁宜教須

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  
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  
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止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  
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  
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具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  
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寔豈謂橫  
議過實虛塵容覽枉高車以載臈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  
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駮  
騏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  
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  
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  
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斬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三  
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  
元未幾以疾其累鄉里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  
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綽有盛名於世  
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  
王記室及陳亡晉王諱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  
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  
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  
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  
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  
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  
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款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  
蹕下輕輿瞻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  
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  
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  
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  
丹葦於背距鸞鳥翔鳳時鵲起鴻鸞或蹶或咏載飛載止徘徊馴擾  
咫尺乘輿不籍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  
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  
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  
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  
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  
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  
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  
海滋駐蹕巖陟宵想遐疑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  
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  
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  
旌奇功反建節尉綽侍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者葛穎以學業



侍於帝為車馬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麤人也  
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踞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  
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  
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  
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  
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  
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佗謀  
帝怒不解徙綽且未綽至長安而亡古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  
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今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  
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晉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  
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  
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  
大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  
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

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  
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  
學及陳滅晉王諱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  
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  
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崙貫奧  
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  
指天駟迺西驅展軫齊王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單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  
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鑠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  
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  
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  
友蓋早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  
生也



葛叔初姊屢諍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庶孫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曹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曹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曹俱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沈靜實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諱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

尚書令江惣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語惣摠甚敬之釋褐新蔡玉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微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而後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微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異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混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末為深據澹不能對

東威為引 十七秦孝王又謂其名曰子為學



後朝之印在洽今微於馬一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文惠時  
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微為序曰文字  
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  
取地於是八卦爰始六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筮授  
河龜威出洛綠縹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  
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  
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  
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謨範頌美形容垂於彙纂素暨大隋之受  
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  
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  
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育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  
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  
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魚獵唯圖史加以  
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仲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

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  
施鳴吠于時歲次鷦火月躔夷則驟駕務隙靈光意靜則臨竹沼却  
倚桂巖泉石坐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  
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  
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  
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  
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於聲類已靜韻集始判清濁纔  
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遂躬紆睿旨  
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摠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  
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  
為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為  
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未學製其都片微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  
若死灰又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品  
任簡



身日

言官加於

後漢晉王諱後引為揚州博

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工  
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  
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有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  
可得知也主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勸道  
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墮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  
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林火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  
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  
負辰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  
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遑東探石匱之符西靈羽陵  
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  
摠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  
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  
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

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  
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  
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  
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  
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  
之鄉凝想觀濤之岸摠括油素躬披縑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  
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  
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今  
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誓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鞫載旂用天子之  
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波名山見刻石之非  
工啞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朝新書更追  
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效該博之致云揚  
嗣仕以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

身日

言官加於

後漢晉王諱後引為揚州博



木一 上二 下三 原見心 凡夕 月 多 京 其 其 像 以 玄 感 故 人 琴  
悅有言希言出微為西海郡風定時清音甚不平行至  
病卒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  
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受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  
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  
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酬對  
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  
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  
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正藏字為  
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  
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詔闕論者榮之  
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

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  
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何簡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  
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儒才名顯於世

何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仕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善別  
德傳三十卷諸器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儉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字字  
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羅華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

署為記室書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會稽孔德公清才官至東城縣丞實  
由王譽為中書令

南陽劉頌有詞藻官至信都司書法書建德為



國





